生命中那些好

□葛水平

村庄里一些石头房已经少了屋顶，少了屋顶的房子等于是张口要说话了。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它的声音遭逢着时日磨洗，已经浑然不清了。村庄叫：黑山背。

黑山背还住着一户人家。进山的路停滞在此，可看到石头垒墙的屋，石板铺地的院，一个黑衣黑裤的老人坐在院边的条石上，手里端着搪瓷茶缸，茶缸上模糊着一行字“为人民服务”，一双黑皮粗糙的手捧着茶缸，水汽缭绕着他的鼻尖，一双浑浊的眼睛眯着不时抬头望进村路。一条黑狗感觉到了什么突然出溜儿蹿上了对面屋顶，狂吠着，有一股狠气儿在吠声中弥漫。

因了常年雨水零落，进村的路杂草茂密地滋生，细细的路藏在此中。有什么晃动了一下，似乎停下了脚步，望着这边有几分不舍和无奈。老人的耳朵已经聋了，浑浊的眼睛可望远，但也望不见远处进村路。黑狗嘴里一呼一呼的，耳朵随着呼出的气息一激灵一激灵煽动，脑袋越发昂扬起来，随时准备射出自己的身子。老人无话，没有多余的人可说话，除非和狗。阳光停留在黑山背上空，沟沟岔岔铺满了绿，山是庞大的，大地是宏阔的，黑山背让两种伟大之物相互融合与依托，老人是它们之间填充的卑微的物。真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世界。自然，美好，偶尔的狗叫声是时间些许的松动，高远处渐渐洇开的浅灰里有一群鸟飞过来，老人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一口水咽下去，鸟从头顶而过。日子庸常得很。老人是黑山背的螺钉，紧拧着黑厚的泥土，他知道泥土中暗藏着凶器，凶器时不时走近他，他偶尔被刺到被伤痛，可最怕凶器的，不是皮肉，是比皮肉更柔软的东西——村庄消失。

老人叫郭怀。

郭怀在黑山背住了30年，30年前他40多岁时从外地迁来。原来的黑山背有十几户人，大小人口60多，一天的时间不够忙乱，鸡飞狗跳，人声嘈杂，因为黑山背是靠山而建，所有人家都是石头房，高低错落，屋后人很可能把前屋的屋顶当作自己的院子，热闹起来，屋顶上是黑山背人的饭场地，屋下的人坐到自家院边仰起头来聊天，话头像长流水似的，在高高矮矮的房子和院落中来来回回穿梭。谁家的屋顶上没有过几回凌乱的笑声。一条河在黑山背下流过，河叫：小河。不知什么时侯，河水卷走了黑山背那些笑声，那些笑声仿佛还在枝头坠着。

黑山背四周长满了香椿树，一些野花开着，河水流出哗哗的声音，阳光明晃晃的，那些青草在能生长的地方冒出绿来，可以闻到草香。草香是黑山背唯一的香。

所有的黑山背塌落的和没有塌落的屋门上都贴着红红的对联，有的写着：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有的写着：明月松间照，春风柳上归。郭怀家的屋门上写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些对联都是郭怀贴上去的。只要村庄有一个人在，黑山背就得有个村庄的样子。郭怀起身泼掉茶缸里的水，走到柴火堆前抽出一根柴，要生火做饭了。斑驳的石头墙上生出了一大片苔藓，苔藓衬出他苍老的影子，他长叹了一声说：我吃饭是为了好生出力气来死啊。

黑狗突然跃上一户屋顶，犹不解气，冲着进村的细路狂奔而去。黑狗飞奔而去时，草丛中的小动物迅疾不见了身影。

黑山背的天空不是黑下来的，是蓝，深蓝，黑蓝，然后蓝黑了。天空布满了星星，一个半圆的月亮吊在那里，石头砌出的房子在月明下幽暗闪亮，仿佛不是普通石头，是花岗岩，是汉白玉。一只白色的猫在一所石头屋前看着什么叫着。郭怀走近它，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薯放在屋前的粗瓷老碗里。白猫眼睛深情似的望着他。郭怀蹲下身子，他突然感觉到了冷。白猫是黑山背人留下和他搭伴过日子的，走往山外的人说：“猫留给你，叫它和你作个伴儿。”

他和白猫说：

星星和月明都在天空呢。

你看看我满是皱纹的脸。

这黑夜啊，干净得像一碗水，让人心难过呢。

白猫喵喵叫两声，猫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红薯。

郭怀起身打着手电往别的屋子里去，塌落了的屋子能望见天。走进去和走出来，郭怀都熟络得很。一院一院走，黑粘在墙壁上，他抚摸着黑，回想着，这屋子的顶是一场雨淋塌的。一场雨下了一星期，他一直在屋子里没有出门，出门时发现黑山背的屋子塌了好几户。一点响声都没有。好几处屋子，那场雨过后，他就坐在自己家的院边上流泪。身体中似乎还有血性在涌动，他走近那些塌落的屋前，毫无例外地感受到了伤害，他想吵架，大张着嘴，没有对手。

黑山背的人走出山外似乎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走出黑山背是社会大背景，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走了。郭怀不走，坚决不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黑山背只剩余下了几个老人，少了许多瞪眼、跺脚的年轻人，记忆中好几次想听到他们没办法活下去又回到了黑山背来的消息，可是黑黝黝的夜里那消息走失了似的，年轻人怕是再都不回来了，余下的日子只能一个人想象了。那些笼罩着童真的顽皮和胡闹的“恶作剧”，再也听不见骨关节落在头上的梆梆声了。人这一辈子发奋图强就是为了背井离乡呀。终于有一天黑山背走得最后只剩下了郭怀。

透过窗玻璃望黑漆漆的远山，眉似的下弦月，远了，淡了，一丝云拢着月，先是透出亮白，慢慢的就沉出了灰，月和云几乎变成了一个颜色。这时的天，无边的森冷的烟青笼罩着，天底下是黑魅魅的山形，手掌一样伸出的树木，山头上透出了青白，慢慢的隐现出了晓色，一层深褐，一层浅橘，渐渐的能看出近山的绿了。郭怀坐起来揉了揉眼窝，他一直没有改掉一早上工的习惯。河边的麦地里，麦子一片一片熟黄，麦子在由绿变黄，由软变硬，由秕变饱，由湿变干，该磨镰刀了。磨镰声在黑山背的清晨响起，也是黑山背宁静的韵致。日头红了几天，他决定割麦，拿了镰刀戴了草帽进了麦田。轮起臂膀开割，一上午麦地里的麦子全部伏倒。看着倒伏的麦子，郭怀顾自笑了。那些年打麦时，黑山背人脸上像天空似的灿烂。迎面见着了总想开个啥玩笑，麦场上光屁股的娃娃们吵闹得就像捅了一扁担的马蜂窝，呜，跑那边了，呜，跑这边了，都不想下河逮蚂蚱捞螃蟹就想在麦场上翻筋斗。割得早的人先把毒碌碡拽进场，有小孩早早从家里拿了笊篱站在旁边，牛拖拽着毒碌碡小快步在场上转，不知谁大声喊一句：“牛屙下了。”一群孩子拿着笊篱一起往牛屁股下伸。打麦场上的日子要红火好久，一场接一场打，女人们一簸箕一簸箕把麦粒簸出来，再一簸箕一簸箕装进粮袋里。收罢麦子种豆，锄地，搂草，罢了就开始收秋粮了。热闹是一场接一场。

郭怀把麦子挑回自己的院子，院子就是场，以前的场早就荒草丛生了。

一个人的四季，一个人的村庄。无边无际的寂静来了，他站着不动，远处蓝天高远，近处青草恣肆，万物都蓄着一腔生命的朝气呀，只有他的胸腔里固执地呼唤着自己陈旧的往事，院子里的猫和狗都睡了，睡如小死。只有郭怀在想着，不离开村庄是因为村庄里曾经有过的那些个好，他舍不得那些个好呀。

黑山背村即景　阡陌红尘摄

十年一拜

□徐兆寿

在那大墓前，许多人都围着看，都在用手机或相机拍照。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我还没有看清它的样子。我得仔细辨认。在它的背后，是苍茫之静，苍茫之远。在我这边，是世俗之虚热与实冷。它使我想起在我们北方，无论多么伟大的坟茔之上，都是荒草几根，乱石兀立。它显示了亘古的蛮荒是生命的底色。

但这座坟茔躺在清风之中，毫无贵气，也毫无腐气。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我没有感到那是一座坟墓。我觉得面前坐着一位可亲的老人。

我站了好几分钟，周围的人像流水一样，但竟没有一个人上前参拜。原来墓前写着一番话，要前来参拜者以鲜花敬献。没有香炉，所以也不用上香。我猜，很多人都会不知所措。到哪里去弄那一束花呢？在来之前谁知道会有那样的要求呢？我突然想起梁漱溟曾嘲笑一位西方人的故事来。那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的上坟方式，竟然要献果实、食物，还有阴间流行的钞票，便问他，你们的祖先能吃能用能拿到那些东西吗？梁漱溟反问道，你们的先人能闻到鲜花的味道吗？

其实，世间对待先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为何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现在，鲜花竟成了拜见这位先者的最重要的方式。我突然间觉得这方式多么令人生畏。并非用鲜花祭拜就是文明，而是这方式不是我们中国人普遍的行为。

鲜花，把所有人与那位先者隔离开了。

只有我，对，人群中，唯有我在犹豫之后决然跪在了那大墓面前，显得那样突兀，那样不文明。我从两千公里之外特意赶来，就是为参拜这位老人。如何是好？我看见的确也有跪拜的地方，只是没有香炉而已。然而，当我跪拜的时候，竟是另外一番体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拜姿是那样潦草，惨不忍睹，完全不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文明行为。我的姿势是那样野蛮。我也在内心中嘲笑自己没有中国士大夫的那种优美的姿态。

在我青年时，在我需要强有力的自我时，我是多么喜欢鲁迅和尼采啊，在那些暗夜里，我写下那么多疯狂的诗句。那时候，我愿意是刑天，愿意是荆轲，愿意是聂政，愿意是普罗米修斯，愿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我愿意随时刺开自己的胸膛，愿意把头颅高高举起，献给神坛。然而现在，在我内心深处生长着无边荒凉的野草之时，在我追逐诸神逃亡的神迹之时，在我再也不愿意让虚无的长夜成为我灵魂的背景之时，我愿意反身向古，去寻找古老的声音、德行和道。

我更愿意去寻找那文明的第一个脚印，那是多么伟大的痕迹。艰难而坚定。

文明有时候是要向后看的，因为向前是预设的文明，向后才能看到人性的善与恶。就像墓里躺着的这位先哲一样，他生前一直想恢复周代的文明，却没有人理会他。他那些笨拙而繁琐的礼仪不但他自己实践起来艰难，而且令整个世界都反感。然而他就那样做了，一意孤行，逆流而上。然而我竟崇拜这样的逆行。

百年来对礼仪的解构已经使我们忘了崇拜的姿态和基本的礼仪。我们浑身上下都透着冒犯者李逵式的火药味，我们的内心多的是进化论式的野蛮规则。这个曾经的礼仪之邦的知识分子竟然都变成了草莽英雄，都成了反抗古中国文明的梁山好汉。

世界被颠倒得太久了。《诗经》一样朴素的诗歌，《史记》一般正大的小说，已然绝迹很久了。《韶》乐只是传说了，青年们喜欢的是神魂颠倒的情歌、摇滚。道在哪里？

我在羞愧中草草拜了三拜。在功德箱中塞进了被汗浸湿的一百元。塞了好久才塞进去。那一刻，我也感到莫名羞愧。只有我在那里塞着钱，好像我是一位图谋不轨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着某个神灵似的。

我感到那样地唐突、不适和脸红。

然而为这一拜，我整整准备了十年。也许不止十年，在前一世甚至更前一世，肯定有某种因缘相连。或者，我就是曾经批评他最激烈的那一位。

记得第一次给学生讲中国文化史，我原以为大学时学过《论语》《礼记》《中庸》等，甚至很多篇章都会背诵，对孔子算是有了解了，但给学生一讲，才发现文学的那点事放在整个文化中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如果把《论语》《诗经》等都当成文学来理解，就把孔子看小了。

于是，我一头栽进了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兴趣最大的自然是研究孔子与老子。我每天都会写一篇感想，日积月累，写了一本书。孔子的时代是人类摆脱神话而由人自己来创立人类伦理的时代。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很多人对孔子抱有偏见，对他所提倡的礼进行过诸般嘲笑。他56岁被迫流浪异邦，直到快70岁时才回到故乡，此番流转并非我们小时候想象的快乐地周游列国。

那时的世道不能了解他，但后世也未必真的理解他。中国人不理解孔子，外国人就更不理解他了。黑格尔读了《论语》后，讥笑道：不过一作家而已。言外之意，与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呢。倒是他之后的另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想试着去理解孔子。他虽然也不能理解中国智慧的玄妙——那种用文字永远无法直接抵达的智慧，但他还是找到了孔子与世界同一时期的那些哲人们的不同，将孔子定义为人类人性道德范式的创立者。从雅斯贝尔斯始，孔子被西方的哲学家重新认识并尊重。

2005年的那个秋天，我就是从雅斯贝尔斯开始讲解孔子、老子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之后每学期上中国文化史，我都要重新读一遍《孔子世家》，然后才是《论语》等其它作品。如果不去读《孔子世家》而讲《论语》，就一定不能真正理解那位老人。但每一次读到最后一段时，便与太史公有了共同的渴望：“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直到这年的夏天，我才匆忙间拜见了圣人。

努尔巴努的背影

□刘大先

天空如同染了靛色的大海，在西流的伊犁河谷顺着水势的方向，如血的残阳映照在天宇，把水与天连接起来。晚风中的白桦树叶子簌簌作响，就像哈萨克汉子抽击在空气中的鞭子。

大地繁花斑驳，清晨的阳光与八百年前蒙古士兵看到的一样，照射在那拉提草原，露珠晶莹，细密而规整地排满在草叶与花朵之上，给它们上了一层糖霜，青草的颜色也因此而仿佛笼罩了一层梦霰。

策马在赛里木湖边飞驰，就是飞驰在灵魂的深处。山坡上有无数松软的土拨鼠洞，马蹄容易陷下去，那些肥胖的家伙，懒洋洋地看着牧人打马而来，并不躲闪。

喀什的老街阡陌纵横，黄土和木材的精华化为朴实的隐秘之所。艾提尕尔清真寺后面就是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街，铜匠埋头敲击，木匠俯身刨木头，骑着小摩托的老阿訇慢吞吞驶过。

阿勒泰的果园中，老汉在喀纳斯湖畔弹着都乎尔，纵情唱起情歌，回忆半生过往，热情不减。塔塔尔大哥的鞑靼烤肉一会儿就被一扫而光。

……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到新疆了，甚至比回故乡的次数还多。关于新疆，我能想起无数画面。然而，记忆最深刻的还是10年前第一次到南疆边境时遇到的塔吉克女孩努尔巴努的背影。

从喀什往西，逐渐进入帕米尔高原，漫长绵延的喀喇昆仑山遥遥在望，雪山带来的冷风干燥而凌厉。沿着公路，悬崖之下是一条混浊湍急的小河，断断续续始终跟随着车辙。赭红的高山下是布满石头的平滩，灰白的色调中曲折前行着青黑的河水。

塔什库尔干距红其拉甫口岸仅有一百多公里，与巴基斯坦接壤，是一个很小的县城。这里是塔吉克族的聚集地，我到这里来拍摄塔吉克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

塔吉克族人口只有五万多人，是源自中亚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其先祖为操伊朗语的塞种人。“塔吉克”是本民族的自称，意思是“王冠”，现在的日常用语是塔吉克语，文字先是用波斯文，20世纪30年代之后使用维吾尔文。我只会几句简单的维吾尔文，好在我的采访对象努尔巴努会汉语。

塔吉克族姑娘

小城东北角是一片红柳、胡杨和棘果的密林，树林中有一条泠泠作响的小溪，雪山上化了的水从这里淙淙流过，穿过这片丛林就是努尔巴努的家。清晨我在塔什库尔干路边给已经微微泛黄的胡杨林和不远处白雪皑皑的喀什克喇山拍照的时候，一个红上衣、蓝色碎花短裙的少女从路的尽头施施然走来，在黄、白、绿的背景中，就像是个雪山的精灵。这就是努尔巴努。她苗条健康，高鼻深目，睫毛很长，脸部的轮廓很像某个欧洲网球女星。

努尔巴努一边哼着歌，一边坐在地毯上绣自己的嫁妆：枕套、被褥、毯子。慢慢地，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渐至于无声，然后，她的泪水掉在了白色的刺绣上。还有十几天她就要出嫁了，那个时候，她就要在家里闭门不出，村里的乡亲和所有的亲戚都会来祝贺，男孩子会在第三天带着七只羊和一头牛过来，把她带走。

未婚夫不愿意让她在婚前抛头露面，塔吉克毕竟是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妇女都不能穿露出臂膀的短裙，更何况是上电视呢？努尔巴努也很矛盾，不过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她之前在乌鲁木齐新疆商贸学校学酒店管理，在偏远的家乡这专业无所作为，年初她通过资格考试，成为县上中心小学的老师了。每天要上很多课，包括汉语拼音、美术、音乐、算术。

家里比较贫穷，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农牧，弟弟妹妹都还小，干不了什么事情。工作不忙的时候，努尔巴努会帮助她那日益年迈的父母干些农活。吃过午饭，母亲到溪边浆洗衣物，父亲在挖土豆，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努尔巴努提着镰刀来到麦田，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收割小麦。

她是个性情温柔的女孩子，对着镜头有些含羞，所以不免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场景的拍摄，连我都有些不耐烦了，她却依然温顺地遵从调遣。帕米尔高原的阳光非常强烈，很快就把她的脸晒红了，灼热的光线打在脸上，她的双眼微微眯起来，睫毛修长，忽闪忽闪的，眼角可以看到几丝可爱的鱼尾纹。

拍摄完毕的时候，天很黑了，我邀请她一起吃个饭。她摇了摇头，温婉地笑着说：“恐怕不行了，我还要赶写教案，明天一早要上课呢。”我只好目送她远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身影细瘦纤弱，许多年后也如同昨日一般清晰。

我并不喜欢纯粹的自然风光，而更倾心于人文与历史的在场；我也并非善于抒情之人，倒总是沉浸在某个天机触发的瞬间。那样的时刻，体验的本然状态呈现，就如同一块石头在阳光下发热，溪水奔流冲刷到堤岸的水草，秃鹫飞过长空，列车远去，一个人的背影在万家灯火中踽踽独行。

努尔巴努的背影就是那样一个瞬间。在那样一个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古城要塞屹立在沙湖和雪山之间，成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山已逝，石头永恒，石头上蹲踞的乌鸦也仿佛雕塑一般。它们和博大的新疆，和古老的中国，一起构成了努尔巴努的背景，让我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心灵，面对生活的艰难，平静而又坚忍地默默承受，就像是遍布在这块高寒干燥之地的红柳。

新春楹联

筑梦抒怀，九域龙腾春正好；纳祥祈福，一声鸡唱日方升。

——安徽周广征

鸡声催起九州舞；燕翼驮来几度春。

——浙江朱荣军

追梦迎春驰骏马；送福报晓唱雄鸡。

——四川贾雪梅

法安天下和谐景；德润人心锦绣春。

——浙江叶玲玲

春归九域鸡声早；梦入万家燕语甜。

——广西刘红波